



张之洞和海南

文钟

光绪十年闰五月十六日(1884年7月8日),新任两广总督张之洞抵达广东省城广州,开始接督篆视事;至光绪十五年七月十二日(1889年8月8日)调任湖广总督,前后督粤5年。张之洞(1837—1909年),字孝达,号香涛,祖籍河北南皮,人称“张南皮”。《清史稿·张之洞列传》中评说:“之洞短身巨髯,风仪峻整。莅官所至,必有兴作。务宏大,不问费多寡。爱才好客,名流文士争趋之。”



张之洞书法。

破格擢用朱采 “隔海”整饬吏治

中法战争后,本来就对琼州吏治极为不满的张之洞,为配合冯子材的“平黎”行动,实现其治黎主张,在吏治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部署,将琼州知府兼护雷琼道谦贵、前署海口营参将陈荣辉等革职留任,同时破格起用山西汾州知府朱采,以及重用广西候补道蒋泽春、山西候补道杨玉书等。光绪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(1886年11月21日),张之洞在《密陈琼防人才片》中评价朱采“廉劲果毅,勤朴耐劳,器识甚闳,志趣甚远,久在北洋,深通洋务”,深信“现在琼事紧要,如蒙天恩破格擢用,畀以事权,必能披榛辟莽,为国家完此奥区,粤防大局亦得犄角无虞,实于边海皆有裨益”。

张之洞慧眼荐才,随着雷琼道朱采的到来,我们就看到海南地方志上诸如“海南第一楼,光绪十五年(1889年)巡道朱采建,祀唐李德裕、宋李纲、赵鼎、胡铨、李光五公于楼上”的记载。

朱采果然是“廉劲果毅”,一上任就概不收受陋规,刷新琼州吏治。

张之洞闻报后,大为感叹。朱采果然如张氏所称“廉劲果毅,勤朴耐劳”,新授雷琼道之职,他即面禀张之洞:“所有到任以及节寿陋规,概不收受。”张之洞特别称许朱采不受陋规的做法,并令其应从此裁禁,以疏民困。

朱采受张之洞之命于1891年兴建秀英炮台,炮台1893年完工时,他上禀的经费“结算”竟然如此丝毫不差:“一切需要用经费,综计物料、工匠、夫役、船只、起炮、迁葬、地价、棚厂、薪水、津贴、伙食各项,统共用过银五万六千四百五十九两七钱九分二厘六毫三丝,计陆续领过银五万七千两,除用过前项外,实存银五百四十两零二钱零七厘三毫七丝。”这是总办炮台工程陈良杰等“逐一分款,造具清册,稟请核销前来”,朱采又重加查核,“确系工坚料实,力求撙节,实用实销,一无浮冒,理合照造清册,稟请宪台察核,派员验收,并饬知善后局照数核销,实为公便”。他还一并声明:“琼地孤悬外海,各料购自他方,其中有包运到工,亦有到工后另加运费,雇用工匠亦价廉工拙,是以工料价值间,有与内地不同,合并声明。”

朱采在雷琼道任上有6年之久,不负张之洞所望。光绪十五年十月十八日(1889年11月10日),张之洞《密荐人才片》中以督粤5年的考察,对朱采的表现给予高度评价,以才识俱卓为标准、可储为大任为结论,说雷琼道朱采“操行廉正,卓著循声”,“筹办善后,凡抚黎、通道、治盗、遣勇、置学、设墟、招商、开矿、伐木、垦田诸务,为人所不肯为、不能为者。该员苦心经营,次第毕举,现在岭门、凡阳、南丰一带黎峒新开之路,牛车畅行,墟市数十处,烟火相接,耕凿日盛,商贾懋迁,黎歧向化,无劫掠之案,有弦诵之声”。又称“近复裁勇练兵,筹筑海口炮堤炮台,尽牖户绸缪之计,杜强邻窥伺之谋,其才守风力洵足独当一面”。

地方志中同样评价:“粤督张之洞知其廉能,所有条奏无不施行。巡海至琼,赴道署商办海防事宜,委筑秀英海边炮台,亲为擘画,悉中机宜。”

张之洞主张“为治以得人为要”,除擢用人才外,在整饬琼州官风上也显示出他一贯的雷厉风行。

张之洞是两广总督而不是“海南总督”,他日理万机,且远处广州,如何才能对“隔海”相望的琼州官吏实行监督?从有关海南地方官员的文牍里,可以看到他取得地方情报的方法有:请官员负责调查报告、鼓励地方绅民请愿或陈诉、利用密探查核官员及绅民的报告。

“勿谓隔海,鄙人但凭耳食也!”这表明张之洞在海南有自己的情报系统,他不只是靠道听途说来掌握海南下情。实际上,张之洞利用密探进行“密查”,在整饬琼州吏治中起了很大的作用。如他于光绪十二年九月二十六日(1886年10月23日)致电冯子材称:

“陈荣辉作事虚滑欺诳,此次抚匪,鄙人已密查,知皆系雇募塞责,实数止数十人,无一匪首”。使用密探是张之洞整治吏治的一大特点,由此能迅速地发现不实。

亲临琼州巡察 电令“火食自备”

光绪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(1888年1月17日),两广总督张之洞巡洋到琼州海口港。这是他在亲自指挥平定“客黎之乱”后,亲临琼州巡察。张之洞视察琼州府城及海口所城,对西场、金牛岭、水英等处详加测量,为后来建筑海口炮台做准备。他还与地方官员筹商善后招商、建筑码头和计划经营榆林港等诸事,拜谒海瑞墓。

张之洞为官以清廉不事铺陈闻世,“自居外任,所到各省,从不用门丁,不收门包,不收馈遗礼物,性嗜精本旧纂书”,“平生性情好施予而不喜奢侈”。(张之洞《抱冰堂弟子记》)。我们这就看到,光绪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(1888年1月12日),一道飞递电令,让人看到张之洞出巡的不同凡响之处。电文说:“本部堂腊月初二日(1月14日)出巡各海口,先琼州,次北海,次白龙尾,次汕头,察看沿海形势,不登岸,火食船上自备,各地方勿得预备行台及供应,违者定干未便。该镇、将、道、府、州、县等均俟轮抵各口,前来接见,勿远迎。切切!”

“火食船上自备,各地方勿得预备行台及供应,违者定干未便”,张之洞的不事铺张与严厉行事如此,自当是令行禁止,而非作官样文章,虚张声势。

但在今天的一些著述中,纪实手笔下的历史画面则是别样光景:两广总督已有多年没来海南,海口府城像过节一样热闹,张灯结彩迎接张之洞。张之洞的老部下雷琼兵备道水陆统领朱采,亲率战船到海口港外的琼州海峡海面迎接,海口参将陈良杰亲自指挥兵勇在盐灶港鸣放礼炮。张之洞是个喜欢热闹的人,见了这种场面,很是高兴。这是他第一次来海南岛,海南的一切对他来讲都是新鲜

的。上岸以后,他看了很久,坐在轿子里,还不时掀起轿帘,看沿途的市井和风光。接风宴上,张之洞快言快语,把这次来海南的想法讲了个清清楚楚。张之洞讲:“建省之事,本部堂没有办成,愧对各位。但琼州开发之事,我们可以做,只要把海防和开发两件大事办好,海南日后建省终会是有希望的。”张之洞表示:“来海南一次不容易,各位有什么想法,有什么事要办,本部堂能办的,马上办。”

如此绘声绘色的描写,到底有多少真实的成分,我们实在不想去妄自揣测。

查访先贤遗迹 捐金修建名祠

张之洞是一位“儒官”,历史文化意识极浓。光绪十三年十二月十八日(1888年1月30日),也就是出巡海南10多天后,仍在出巡途中的张之洞致电朱采及崖州牧唐镜沅请访求李德裕后裔,同时请朱采及儋州知州徐玮文查访苏东坡居琼日之甘泉“洞酌亭”遗址,并拟筹款建祠,以彰先圣。电中说:“苏文忠居琼日有洞酌亭,在今府城内,泉甚甘,遗址今尚存否?即查明速覆。拟筹款建祠,以章先贤。”朱采、徐玮文随即(2月8日)回电禀报:“洞酌亭在城北不远,上为苏公祠,下临苏泉,泉甚甘,外江人官此者,均汲此泉以饮,剖竹符调水,步公故事。祠虽颓废,而规模尚存,重修经费不过千金,职道等力所能办,俟明春开工,再行具报。”

到了年底,光绪十四年十一月十三日(1888年12月15日),张之洞致电朱采:“苏祠竣工否?可修治闳整,鄙人捐千金,并饬局筹闲款千金助工。祠内可多建一院,并祀历代谪琼名贤。”张之洞要求“祠内多建一院,并祀历代谪琼名贤”,这便是朱采修建“五公祠”的由来了。朱采在1892年《禀督抚宪》中说:“郡城北里许,旧有苏公祠、洞酌亭、浮粟泉,为府会胜境”,“十三年冬间,前宪台张巡海至琼,有改修之意,捐款兴建,饬令筹办”,“职道因移建洞酌亭……即于洞酌亭西首,改建苏公正祠。前有大门一进,规制颇宏。再西则高筑层楼,俯视一切。以祠历代谪琼名贤,如唐李卫公德裕,宋李忠定公纲、赵忠定公鼎、李庄定公光、胡忠定公铨等,即名曰五公祠。”

张之洞督粤5年,以总督之尊,直接指挥在行政体系中处于“第三级”地位的琼州府及所属州县,提出了前所未有的开辟海南计划,目的是“开山收土,永奠海南”,“俾此奥区,永为乐土”,是以史称张之洞“开辟琼州数千年未有之政绩”。只是随着翌年他由粤移鄂,这些规模空前的计划也几成“人亡政息”,殊为憾事。

而由张之洞治琼的系列“兴作”中,我们可以得出“为治之要”的历史启发,最紧要的是为治以得人为要、为治以任事者得力为要。关于治琼,“自明迄今,数百年来,人人能言之而卒无人能为之。非谋之不臧,任事之不力也。”(朱采语)这固然是旧时代朝廷命官的个人顿悟,于今天当仍不失为镜鉴意义。■